

# 老曾随忆

康州大学留学年代回忆

曾在康

二零一三年春



# 老曾随忆

## - 目录 -

- 老曾随忆 (开场白) p. 3
- 老曾随忆 (之一) 久别重相联 p. 4
- 老曾随忆 (之二) 元宵闹灯谜 p. 6
- 老曾随忆 (之三) 元宵夜答倪培民 p. 8
- 老曾随忆 (之四) 元宵奥斯卡夜后续兼答树红学友 p. 10
- 老曾随忆 (之五) 初时食行难 p. 14
- 老曾随忆 (之六) 语言无捷径 p. 17
- 老曾随忆 (之七) 天涯思亲人 p. 21
- 老曾随忆 (之八) 老曾出国记 p. 25
- 老曾随忆 (之九) 驾车历险记 p. 32
- 老曾随忆 (之十) 思多盛会记 p. 42

- 点击各标题进入该页阅读 -

## 老曾随忆(开场白)

各位康州大学学长学友,你们好!

我是曾在康。抱歉来迟一步。先给诸位拜个晚年。套一句时兴话,祝大家阖家安康,蛇年大吉!

什么?你说不记得我了?没关系。咱们分手二十几年,都这把年纪了,记忆力日渐衰退,不记得也属常理。再加在康大时我老曾素来低调,只顾埋头读书,孤陋寡闻。同学们不认识我也可以理解。不过我老曾也算是比较早期到达康大的。算不上首期,说是“黄埔”二期也能凑合。不行?那“黄埔”三期我是当仁不让的了。

最近康大的中国同学们发起校友会,建议在年内搞一次返校活动。我老曾积极响应。感谢诸位同学的努力,我们的通讯录已联络了近百位校友。这些天,同学们纷纷交换电邮,老曾读后百感交集。往事如云烟,时不时涌上心田,挥之不去。于是老曾心血来潮,觉得有必要将这些记忆写下来,与各位校友分享。虽是迟到了一步,也算曾某尽一点力,为我们即将到来的返校聚会做点“热身”运动。老曾做此事还有一点私心,就是看着自己年事渐增,想起这点陈年旧事都费了老大功夫,再不把这些珍贵回忆笔录下来,往后要记都记不起来,那不就太可惜了嘛。

这些琐碎的回忆比较凌乱,故称之“老曾随忆”。有言在先,这不是回忆录,所记之事大都是鸡毛蒜皮,随感而发。像俗话说的“侃大山”,或曰“摆龙门阵”。各位学友如有公干系身,切勿耽误要事,大可不必与老曾浪费时间,敬请不削一顾或直接略去。如有赞同或有投砖的,务请将意见直接电邮给曾某,切不要在校友会的电邮组内占用学友们宝贵时间。好了。这就算“老曾随忆”的开场白。

敬此。

曾在康

## 老曾随忆(之一) 久别重相联

一转眼，老曾和曾嫂离开康大已有二十余年了。这些年来老曾还是旧习不改，只知埋头工作，疏与康大的同学们联络。刚开始几年，还与几位好友通电话，再后来仅仅过年时交换个贺年卡什么的，再下去就泥牛入海音信全无了。再加搬家换工作，再要同老友们联络感情就都联系不上了。此后，老曾的社交圈就渐渐变小。

几年前，儿女长大都离家独立了，老曾顿增空巢之感。家中就剩老夫老妻朝朝暮暮，颇感寂寞。多亏如今科技昌盛，给平民百姓带来了因特网。此物可谓神奇。老曾和曾嫂可以一不读书，二不买报，三不用出家门，却将天下大事绯闻，一网打尽，尽收眼底。网上是图文并茂，再加动画音响，好不热闹。于是老两口虽无子女可说话，但却有了好去处。二人无事便在网上天马行空，各自耕耘不迭，倒也相安无事。如此年复一年，打发时间。（注释：这“上网”英文 surfing 直译成“冲浪”，老曾只觉得有点词不达意。）

可随着年岁增长，人的念旧心态也与日俱增。老曾夫妇几次回国，都有老同学聚会。从大学同学聚会，到中学同学聚会，再到小学同学聚会。老曾还听他哥说起他们有幼儿园同学聚会的。老曾心里纳闷儿，这幼儿园的同学你还记得是什么样儿吗？可你别说，老曾的哥哥嫂嫂还就是从幼儿园到小学同班，日后终结连理的呢。每逢参加同学聚会老曾就想，何时我们康大同学也该聚会聚会了。毕竟这帮同学都是在八九十年代就走出国门，背井离乡，在异国他乡一起奋斗拼搏。大家聚在一起要比小学中学同学可谈的事就多了去了。

壬辰岁末，老曾的想法还真是灵验了。多谢康大几位校友牵头，把几十上百个康大同学都联络上了，还认真讨论返校聚会的计划。一时间，几十年久违的同学们都互相通上电邮，好不热闹。说起来这伊妹儿还真了不得。同学们越洋跨海隔着半个地球，要不了半个时辰就免费通邮了。老曾想起来美初期，越洋电话之贵是不敢问津的。家母日夜盼着康儿从康州来信，时常叮嘱说“记住妈一句话，家书抵万金哪”。可那时一封航空函少说也要走上十天半个月的，那空妹儿哪有如今这伊妹儿来得快。可

惜先母已经作古，天地之间这伊妹儿可还是费时间，几十年怕也走不到的。老曾只能自我安慰，既然如此费时，那我怎么等得起，干脆等我升天之时再说了。届时母子朝夕相处再不分离，倒也省了操心伊妹儿这份事儿了。

再说老同学们互通电邮，越是多年不见，这亲热劲儿还越是感人。老曾和曾嫂分别一对一地同各自的好友来回通电几次方才过瘾。老余学长给大伙的邮件提到当年初来美国时的艰辛，倒真是勾起了老曾一肚子的辛酸苦辣。真是过来得不容易啊。此番经历且容老曾慢慢道来。那几天每日都见到几位同学的电邮，老曾总是兴奋不已。康州的往事又一幅一幅在脑中浮现，还真闹得老曾久违的失眠症又重犯了。培民学友提到“几不能寐”，这感觉似曾相识，真是英雄所感略同啊！不过老曾白天忙累了，倒是一倒下就睡着，可半夜一觉醒来，这脑海就翻腾起来。这叫做“醒不能寐”，同病相怜哪！改日校友会见面时，老曾定要同培民兄促膝磋商，交流应付失眠的对策。

## 老曾随忆 (之二) 元宵闹灯谜

且说这癸巳年春节一过，不几天就快到正月十五元宵节了。老曾回想小时候在家乡过元宵节张灯结彩的热闹劲儿，印象仍是栩栩如生。从幼时就知道过元宵有两件大事，一是吃汤圆，二是闹灯节。英文中这元宵不好翻，元宵节就译成 Lantern Festival了。自从出国以来，老曾就再也没过上个象样的元宵节。最多就是一家人关起门来吃一顿从中国超市买来的汤圆，算是给子女上堂中华传统文化课。

今年与往年大不相同。这康大的同学们好不容易又联络在一块儿了。咱们得趁这元宵节好好庆祝一番。大家天各一方，不在一地，如何庆祝倒让老曾有点为难。目前还不能聚在一起，咱们不能来实的，只能搞点虚拟的过过瘾。近年来虚拟化一词相当时髦，在电脑行业更是风靡一时。

老曾盘算着这吃汤圆虚拟化还不容易。记起大学时同寝室上下铺的上海籍同学张家宝。家宝爱干净，睡上铺。老曾图方便，睡下铺。记得家宝说，上海人不叫汤圆，叫汤团。团团圆圆，虽也是同义，但份量上大相径庭。团，团团围住，抱成一团，似有粗大之意。北京人说汤圆儿，再带点儿化韵，给人小巧玲珑之感。人说北京人粗犷，上海人细腻。可说到语言，这上海话反而显粗了。可老曾到上海吃过宁波汤团，那么小的个儿，真可谓言行不一啊！老曾跟家宝还学会一句上海话：吃空心汤团。诺大一个汤团既无芝麻又没红豆馅，意思是没味儿。所以汤圆这招只能作罢。剩下就只有闹灯节了。咱们点灯笼没法虚拟，可老曾想出一个妙方：打灯谜。

既然在网上虚拟打灯谜，老曾先约法三章。哪位学友思维敏捷的如果想出了答案，请不要公布结果，切勿给校友会电邮组发回电。这个 Google Group 伊妹儿你若一按键“Reply”，那就准是回给全体校友的。不信你可以试试。你若愿意捷足先登，请按以下链接，将答案寄给老曾。老曾下回公布答案时会公布前三名。

zengzaikang@gmail.com

今天给诸位学友猜的灯谜有四枚，都与康大地名有关。这些地方你准保到过。

- (1) 更胜北大三角地      (打一英文地名)
- (2) 精神忧郁多自扰      (打一英文地名)
- (3) 年老强作浪漫欢      (打一英文地名)
- (4) 镜湖 Mirror Lake      (打一反义学术名词，中英文)

好了，若知灯谜答案，请听下回分解。

### 老曾随忆 (之三) 元宵夜答倪培民

培民兄，

见字如见人，十分欣喜。可你老兄第一个越规，没仔细读老曾的约法三章。果然又有数名校友前赴后继，把老曾的如意算盘给搅了。不过这猜灯谜是闹着玩玩的，下不为例就是了。

老曾的灯谜先是地理，下面跟着就是人文了。这个打人名灯谜正是我下一回的内容之一。怎么我们俩思路感受就这么同步呢？莫非前世有缘吧。既如此，咱俩就来推敲推敲你的灯谜。是否用“先兵后礼”来应“武嘉文”比较贴切呢？那么“先礼后兵”当然就是对“秦斌”或者“黎斌”了。我老曾说话口无禁忌，如有冒犯敬请包涵哪！

到目前为止，有位校友一举答对了前三个灯谜，而且还按章出牌，未群发伊妹儿。只剩灯谜之四尚未攻克。老曾作点提示，可能要学理工科的同学来拿下它了。

(4) 镜湖 Mirror Lake (打一反义词 --- 物理名词，中英文)

请猜今晚曾嫂的晚餐菜谱有什么不可缺？这太容易，当然是汤圆了。

请代问候徐英，不知倪府今晚是否也有一道汤圆。

曾在康



附注：

本回是老曾给倪培民学友的回函。培民学友读老曾随忆 (之二) 灯谜之后给全体校友发函如下。

On Feb 24, 2013, at 12:36 AM, Peimin Ni <[nip@gvsu.edu](mailto:nip@gvsu.edu)> wrote:

我猜想老曾的灯谜1大概是 “four corner” 吧？其他几个猜不出。

老曾的灯谜倒让我回想起某年春节联欢，我以我们UConn同学的名字为谜底出了一些题，可惜底稿找不到了。能回想起来的只有一个

斌 -- 武加（嘉）文

倪培民

## 老曾随忆(之四) 元宵奥斯卡夜后续兼答树红学友

再说元宵节夜老曾和曾嫂共进晚餐，那最后一道正是这宁波汤团。正吃着曾嫂开口说：在康啊，我给你说句歇后语，叫做“元宵夜打灯笼”，你猜下面怎么说？见老曾无语，曾嫂接着说：老僧找碴。老曾问：何解。曾嫂答曰：人家培民热心，提示说起灯谜一例，那是抛砖引玉之意，你怎么就自以为是地给人挑刺呢？老曾辩解说：我这是逗乐子，搞笑搞笑嘛。曾嫂说：你这是给人泼冷水哪。老曾只好赶紧打岔：行行，咱们说点别的。瞧，你看今晚这奥斯卡颁奖，正在演群星服装秀呢。瞧瞧那罗佩兹，半老徐娘了，上身差不多就穿皇帝的新装了。曾嫂嗤之以鼻地答道：她就靠这私器卖座呢。这头就是她带坏的，如今这些新星们趋之若鹜，不可收拾。

饭毕，曾嫂又去上网独自耕耘了。老曾还在电视前看那奥斯卡。今年来了个新主持人，麦克法轮先生。此君初出茅庐，急功近利。那场与星球大战飞船船长对话的几个回合实在是败笔。老曾看得索然无味，随即作罢。回味起曾嫂的歇后语，觉得夫座言之有理，赶紧给培民兄专发伊妹儿陪个不是。说培民兄是堂堂教授，宰相肚里可撑船，切勿与曾某一般见识云云。完毕方感心平，是夜一觉到天亮，未曾醒不能寐。

可惜好景不长，次日清晨老曾打开电邮，读到树红学友的伊妹儿，方知大事不妙。老曾的灯谜才出了一期，就得罪了武府两代人，这还了得，积怨太深哪。多亏树红是豁达之士，毫不介意。佩服佩服。用宰相肚量来恭维树红学友大不妥。如今向女士们示好特别不能谈论肚围。不用说是年轻人，就是上了年纪的人，稍不注意就容易长赘肉，也是一大忌。所以老曾我佩服树红学友是巾帼豪杰，旷达海量。曾嫂又怪老曾惹祸了，弄得老曾忐忑不安，遂跟曾嫂说，树红那头问题可能不大，可咱下回校友聚会时见了武府的男丁可得绕着点走，别遭个先兵后礼，猝不及防哪。曾嫂说，别把我也掺和在里头，你好汉一人做事一人当嘛。曾某无话。

再说这祸不单行。那厢间树红学友没过几天就搞起清查深挖运动。要把这用笔名曾在康的同学抖落出来。老曾还真有点心神不定，不禁想起那六七十年代大革命时期的内查外调。自知落网只是时间早晚的事，老曾想还是来个缓兵之计。树红学友，

想必你听说过美国军队中有一个实行多年的政策，叫 DADT ( Don't ask, don't tell )，直到Obama执政时才废了。老曾跟你好商量，别误会我是那另类同志，但咱们先行休战，实施DADT安民政策一段时间，最好等到咱们返校聚会。到时老曾定会丑媳妇见公婆，给诸位校友作揖陪不是，好吗？

言归正传。咱们先来分解一下上回灯谜答案。

- (1) 更胜北大三角地 (打一英文地名) Four Corners , 四角地 (195 和 44 公路交界处)
- (2) 精神忧郁多自扰 (打一英文地名) Storrs ( 思多思)
- (3) 年老强作浪漫欢 (打一英文地名) Willimantic (伟力曼蒂克，伟作“伟哥”解)
- (4) 镜湖 Mirror Lake (打一反义学术名词，中英文) 黑洞，Black Hole。对光线而言，前者有来有回，后者则有来无回。

按每题十分算，如犯规每题减两分。总分前三名成绩如下。

邓要兵	$10 \times 3 = 30$
倪培民	$10 \times 2 \text{ 减 } 2 = 18$
吴利宁	$10 \times 2 \text{ 减 } 2 \times 2 = 16$

灯谜之四经提示后张志坚立即猜对，可圈可点。培民文科出身也猜对了，喝彩喝彩！下回老曾给大家讲个四角地的小故事，再接着猜人名灯谜。

附注一：

本回是答复严树红学友对上回人名灯谜的评语及其对老曾真名的深究。特将树红学友相关伊妹儿摘录如下。

From: Susan Yan Wu <[susanyanwu@yahoo.com](mailto:susanyanwu@yahoo.com)>  
To: "[UconnChineseAlumni@googlegroups.com](mailto:UconnChineseAlumni@googlegroups.com)"  
<[UconnChineseAlumni@googlegroups.com](mailto:UconnChineseAlumni@googlegroups.com)>  
Sent: Sunday, February 24, 2013 10:41 PM  
Subject: Re: {UCONN Chinese Alumni} 元宵夜答倪培民

老曾是哪位呀？听名字很熟，但记不得。。。。？为何不POST张相片呢？看老曾和培民的邮件，真逗。看来是有闲有钱之辈。有功夫猜谜语。我联想力太差，想了半天，边儿都不沾。。。

“精神忧郁多自扰 (打一英文地名)”

谁能往Storrs 那里想呀，“思多”是我儿子的名字（因生于Storrs）。咋就跟“精神忧郁多自扰”沾边了呢。。哈哈，我一点不计较，绝对没有半点介意的意思只是觉得挺逗，太有联想力了。。。我称我儿子多多，我朋友说，怎么生第一个就叫多多呢，那第二个是不是该叫“嗦嗦”了呢。。。

还是培民和吴利宁一针见血，挖出谜底，有想象力。当年猜谜语时，是这样写的“能文又能武”打一人名。-武嘉文（我老公）。然后又用此名打一字，“斌”。至今我都佩服是谁做得谜语，挺有才的。。。

严树红

From: [UconnChineseAlumni@googlegroups.com](mailto:UconnChineseAlumni@googlegroups.com)  
[mailto:[UconnChineseAlumni@googlegroups.com](mailto:UconnChineseAlumni@googlegroups.com)] On Behalf Of Susan Yan Wu  
Sent: Wednesday, February 27, 2013 12:49 PM  
To: [UconnChineseAlumni@googlegroups.com](mailto:UconnChineseAlumni@googlegroups.com)  
Subject: Re: {UCONN Chinese Alumni} 元宵夜答倪培民

为了发掘哪位是老曾，查看了所有名单未见此名。  
追忆到80年代我们早期的老朋友就没听到谁姓曾？左思又想，也快变成了“精神忧郁多自扰”。琢磨了一下名字，  
难道曾在康是假名？曾发音是曾“层”音，曾经在康州？怎么就没想到这层呢？  
哈哈，隐藏的够深的啊，太知道了，太熟了，怎么样，自我坦白吧？

祝在康

## 附注二：

以下是树红学友在读完本回后给全体康大校友所发，答复曾在康的伊妹儿。

**From:** [Susan Yan Wu](mailto:Susan Yan Wu)

**Sent:** Wednesday, February 27, 2013 8:24 PM

**To:** [UconnChineseAlumni@googlegroups.com](mailto:UconnChineseAlumni@googlegroups.com)

**Subject:** Re: {UCONN Chinese Alumni} 老曾随忆 (元宵奥斯卡夜后续兼答树红学友)

老曾，曾嫂，你们好！

哈哈，放心我和嘉文绝对不在意，更谈不上得罪了。不过更正一下，我大儿子名字今儿改为“斯多”。

很有兴趣看你的随忆，所以就在琢磨老曾（发音Zeng）是谁呀。我其实很快查了校友名单，这么热心的校友居然不在单子上？虽说我们不算到UCONN最早的人，但怎么也不至于没听过“曾”姓。而且和培民那么熟。。。。

百思不得其解时我也有热心好友点播（绝未透露机密），只强调随忆作者讲和上海有关的趣事。那就是上海人喽。。。。哈哈，我再念了名字，这才恍然大悟。。

好，那请校友们也猜个谜吧。下面话打一人名。不削一说，也不必“精神忧郁多自扰”，立刻挖出！

余热不散尽，携手振中华！

严树红

## 老曾随忆(之五) 初时食行难

上回谈到老曾欲施缓兵之计，不料未果。那边树红学友是个急性子，哪等得及你老曾在这儿慢耗哪，顿时间迅雷不及掩耳，穷追猛打，要立刻见分晓。直搅得老曾方寸大乱，几天缓不过气来。曾嫂说：你得给同学们有个交代吧。老曾答：又没犯错，谈何交代呢？曾嫂接着说：不是那个意思，是说你得有个真相大白吧？老曾笑道：娘子多虑了。我这边只要不吱声就够了，这叫“此处无声胜有声”，是不是？曾嫂笑答：贫嘴！

可能是老曾上回胡诌罗佩兹的服装，引发了校友关于大洋彼岸裸体模特促销的一番评论。其实这大千世界，各类极端之事应有尽有，本不足奇，东西无异。裸体素描本是西方绘画艺术的首创，沿袭多年。宽衣解襟则是进入身体解放的境地，也无可厚非。但这艺术被商家利用招揽生意，远距素描变成短兵相接，算是异军突起。老曾之意凡是文化和商业领域的事情，得让它自生自灭，是糟粕就长不了。暴风骤雨或唱红打黑并不会奏效，风物长宜放眼量嘛。曾某只觉得可惜那些年轻妹妹们，谁说她们干这行当就没有一本血泪经呢。我们都是当父母的，可怜天下父母心哪。好了，老曾还是按既定方针办事，来讲讲这四角地。

四角地 ( Four Corners ) 在康州大学校园以北，195 号公路和 44 号公路交界处，是个很不起眼的地方，并无特别的景致。可它在老曾的回忆中始终不能忘怀。我们刚出国的两三年，都是囊中羞涩，还买不起车。刚来时都住在研究生宿舍，再后来两三个同学在学校边租个柏文或小屋合租。八十年代初不论谁家在国内的经济条件哪怕再好，拿到美国来比，那都只能算赤贫。咱们每个出国的留学生都特别节约，每月不多的奖学金或国家给的助学金，捏在手中都要一分钱掰成两半使。

我们在国内长大生活一直清贫惯了，要做到省吃俭用倒并不难。吃便宜的吃简单的都能做到。记得刚来美国时，觉得鸡蛋鸡腿很便宜，以前在国内物资匮乏还确实不常吃鸡。谁知这洋鸡关在笼子里长大，跟中国的走地鸡比，那味道差太远了。老曾

几个月天天吃那些鸡腿鸡翅，开始觉得反胃了。真可谓嚼之无味，弃之可惜。这些都能熬过去，只求吃饱，不求吃好嘛。再说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学习上，这些都算小事。

回想起那时颇感为难的是买菜。我们不像美国学生大都吃食堂，啥事不用操心。食堂贵吃不起，我们就要自己做饭。这吃的喝的样样都得自己去买。买还容易，这运回家可就难了，因为我们没有车。这么大个康州大学，记得就只有Universal Food Store 一个小超市，在学校东南角195 公路和“古狗肠道” (Dog Lane)交口。每回老曾去那里“效颦” (shopping)，回来总是两手各提几个塑料袋，要沿着镜湖一路绕回宿舍。都说百步无轻担，一点不假。这是只有亲身经历过才有体会。身体累点无妨，时常是心理上不好受。康大校园人本来就少，手提大小塑料袋在那儿行走的就更少。一边小汽车一辆一辆擦肩而过，老曾颇有自成另类之感。

慢慢时间长了，老曾闻知这康大校车不光在校园里转圈，还在每天下午和晚上向北开到四角地。那里的终点站有个叫A&P的超市。这A&P比起Universal大多了，而且食品价格也便宜。这可是颇有价值的新发现。以后老曾每过几周就邀上几个中国同学去游四角地，大多是在周五晚上，因为周末没有校车。三四个同学搭伙同行，有说有笑，到了A&P买上可吃两周的食品，常常是大袋小包，满载而归。记得晚上在校车上大都是我们中国留学生，有时见一两个印巴兄弟，也是第三世界同胞，彼此彼此。回到校园，虽仍要大小包扛回宿舍，但是一路行军，有夜幕掩护，倒似感觉较为良好，并无困窘之意。当时我们衣食住行，这食与行都很艰难。没有车在康大就有点象残疾人行路难，多亏校方体恤无车族，放车开出校园挺远，解决我们的困境。正因如此，老曾几十年下来对四角地仍是念念不忘，情有独钟。想必诸位同学在这方面会有不少类似的故事可与大夥儿分享。

再说这天老曾在家读秦斌学友寄来的康大校友联络图，看着这校友人数一天天往上增，十分欣喜。读起一个个校友的名字，这么熟悉亲热。老曾能记起不少同学的音容相貌，但有些要想半天才从脑海中浮现出来，有些就压根儿记不起来。看着看着老曾不禁哑然失笑。曾嫂问：你在那儿楞笑什么？老曾答道：怎么我看着一个个名字，脑子里浮想联翩，竟冒出些古怪念头，简直是可以编出些谜语来了。这念头一起，

还真是搞出一串来。今天先给大家猜四个人名灯谜，都是咱们康大校友，而且还在名单上的。

- |             |        |
|-------------|--------|
| (1) 姓名合喻加拿大 | (打一人名) |
| (2) 观音迟迟不登场 | (打一人名) |
| (3) 最佳教师人选  | (打一人名) |
| (4) 李自成坐飞机  | (打一人名) |

同上次一样，你若猜出答案，请不要群发伊妹儿给所有同学。务请按以下链接，将答案寄给老曾，拜托拜托。

[zengzaikang@gmail.com](mailto:zengzaikang@gmail.com)



## 老曾随忆(之六) 语言无捷径

再说这留学西洋，除了生活上困难不少外，语言也是一大难关。这语言关还不是一年两年可以熬出头的。我辈不像下一代在此地长大，甚至投胎西域土生土长。想把这英语说得不结巴，没有三年五年的持之以恒是根本到不了这水平的。年纪越大出国，这心理上的障碍越大，乡音难改口难开。小孩则不同，初生牛犊不怕虎。记得小女曾洁康，来美前奶奶好不容易用了一个暑假才教会她26个英文字母，急忙将她托付给洪曙光李明嘉叔叔阿姨带到美国来陪父母一同留学。初进学校目不识丁，入ESL班开小灶，两月速成便进入正常班，不出半年就与同年孩子们打成一片，少有障碍。

老曾学英语的过程就长多了。中学学的是俄语。65年进京城在那三角地隔壁进了一间水清木秀的学堂，不到一年遂卷入大革命，以后几年竟难找到一张平静的书桌。浑浑沌沌到70年就算大学毕业了。因数年不认真读书，被送到工厂再教育，上三班倒。老曾的学英语就是从那时起的。先锋队老大哥们下班后在宿舍喝点酒的侃大山的打发时间。老曾却悄悄在一边拿个半导体收音机在自己床上听起英语900句来。词汇一个个积累，语法一条条记住。直到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老曾应举进了个沪江运输大学研究班，这才第一次坐进英语课堂上听老师讲英文课。日后自感英语程度进展神速。

老曾出国初来康大，语言上简单的能勉强应付。上课时听老师讲专业内容，连猜带懵还能明白个大概，再加课后死抠课本，对付考试测验还过得去。可是平时与洋人对话常常是不知所云，答非所问。看电视时除了听新闻能懂一些，其余娱乐性节目绝大部分不懂，听众哄堂大笑，自己却莫明其妙。最惨的是看电影，怎么连十份之一都听不懂呢？老曾原来以为自己的英语还可以，踌躇满志。一旦到了美国，才知道自己英语程度差得老鼻子了。

老曾自己暗中琢磨，这语言关到底缺在哪里呢？慢慢想清楚了。当初再教育时，老大哥们的粗言秽语也不是一下就懂。不深入工农兵，不潜移默化，哪能听懂那些语言呢？以此推理，学英语也不能一蹴而就。一要肯花时间，二要深入生活。前者是

耐心的问题，容易。后者如何做到却有难度。我们外国学生住在研究生宿舍，与社会隔离，进不了老美的生活圈子。那些生活常用语言词汇根本无法接触到，要学都不得其门而入。你要找个美国同学聊天练英语，没几句就完事。人家没那个时间也没那个耐心。

在美国要深入生活，深入工农兵比在中国难得多，但老曾还是发现了一个不出门就深入生活的办法：看电视肥皂剧(Soap Opera)。这肥皂剧多是儿女情长，生活琐事再加些曲折迂回甚至惊险情节。内容易懂，且是慢节奏，不全听懂也无妨大局，比起电影和笑剧容易得多。只要坚持，日久天长就越懂越多，涉及生活各个方面，无所不包。记得那时老曾看得最长的就是中午12:30-13:30的一档“年轻人闲不住”(Young and the Restless)。每天午间回宿舍边吃午饭边看肥皂剧，日久天长效果显著，能听懂的生活对话越来越多。多少年后老曾才体会到电影语言的难度，是因为电影刻画人物时常用方言或特殊语调，再加不少粗言秽语，当然难懂。这看肥皂剧学英语只是老曾自己的心得，想必各位校友会有各自的绝招，殊途同归吧。记得老曾有次跟一老美同事谈起看肥皂剧学英语，此公大笑。问其何故。他说这肥皂剧都是家庭妇女们看的，她们没事可用来打发时间。曾某倒不在乎，我那时还没到要killing time的地步，但自感由此得益匪浅，绝不小看这肥皂剧的经历。

这些年来，老曾深感中国同胞在北美职业场上吃英语亏实在太多。这不是光说咱们大陆兄弟，港澳台同胞也在此列。英语不能表达自如，许多晋升机会都是功亏一篑。所以曾某因不是学语言的，这些年在英语上一点不敢怠慢，锲而不舍。这方面印度人占便宜不少。其实老印的英语口音重难听得很，但他们不忌讳，照旧口若悬河。北美洋人有一点老曾特别欣赏的就是他们的包容：从不挑剔外国人的英语，也不会指出你的语病，全盘照收，理解就行。老曾悟出的另一条道理是：听洋人赞扬话要打七折。这同上一点相通，他们善于正面鼓励，不愿随便作负面批判。所以你要是听老美说Perfect，切莫按字面理解为满分，大约就是七十分左右。

老曾这里来讲个生活经验同语言相关的例子。有个同事刚从度假回来。随便聊天，老曾问：“How's your vacation?”他答：“Not too

Chevy”。曾某倒是无师自通，一下就听懂了。这话何解？就是Not too bad的意思。Chevy是“Chevrolet”即雪佛兰的昵称，是GM公司最廉价的车型，口碑不好。老曾在康州工作时曾开过一辆雪佛兰车，故立即心领神会，不须解释。哪位校友下次试试这句话，没准老美会对你刮目相看。

再来说个咱们老中讲英文的笑话。在美时间待长了，我们这中文是中不中洋不洋了。也难怪。许多名词没合适的中文可表达，还是直接把英文夹在里头方便，叫中西贯通。但有时英文再带点乡音，听起来就有点儿神了。老曾有两个大陆同事，老王和老张。这老王是天津人，天津话比北京话音乐感强得多。老张是上海人，说话乡音重。这天老王和老张在聊工作上的事。

老王说：我这个城市里面有个八哥，我想给它找个飞格子。

老张接着说：我这个巷陌里厢有个部落门，我已经给它找到一个扫路星了。

请各位解析一下这老王和老张在说的什么花香鸟语？老王和老张是作什么职务的？

好了，我们来揭揭上回的谜底。

- |             |        |                |
|-------------|--------|----------------|
| (1) 姓名合喻加拿大 | (打一人名) | 叶红 (加拿大以红叶为国旗) |
| (2) 观音迟迟不登场 | (打一人名) | 徐慈恩 (徐是缓慢之意)   |
| (3) 最佳教师人选  | (打一人名) | 倪(宜)培民         |
| (4) 李自成坐飞机  | (打一人名) | (李闯)王体翔        |

公布成绩如下：吴利宁学友四发四中，通吃赢了个大满贯，祝贺祝贺。邓要兵学友猜对两个，也不简单哪。叶红学友颇有自知之明，认领灯谜之一无误。

下面再讲一段趣闻。灯谜之三利宁学友的答案是刘培尚。老曾本意是倪(宜)培民。南方话倪宜同音。“培民”“培尚”几乎同义。但“刘(留)培尚”的“留”字比“宜”字还真是高出一筹。“宜”仅是合适。可“留”是唯一选中的意思，更合“最佳”。利宁学友不愧是高手，还给老曾将一军，发了如下伊妹儿。

“老曾，猜猜这个：大地震刚过（打一人名）”

老曾答复如下：

“妙！真是正中下怀啊。比“余热未散尽”要高。树红把我老曾形容得气数不足了，还不至于吧。此作笑话，不当真。”

老曾收到校友来函，问你就是老XYZ吧。我想写到此处老曾的“交代”应该可以告一段落了。

## 老曾随忆(之七) 天涯思亲人

从正月十五元宵节开始猜灯谜，承蒙各位康大校友投入，互相推敲商榷，直到过了正月三十还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热闹了好一阵。不仅如此，老曾的真相也大白于天下。以前说杨百劳躲债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老曾更惨，躲过了十五，却连二十都未过就束手就擒了。这倒也干脆，老曾不必拐弯抹角地叙事，许多往事可以照实写了。

再说两段小插曲。那天正值曾嫂生日，小女洁康与其夫婿戴孚一同来为母亲岳母祝寿，在一家中餐馆“味香村”吃晚饭，老曾作陪。洁儿在北美长大，事事独立，从读书选专业到婚嫁大事，一律自行作主。老曾夫妇自知无能左右，也就入境随俗，随遇而安。戴孚(Dave)是个洋女婿，高中物理教师(High School Science Teacher)，书香门第，一家人从父母开始几乎全是教师。老曾谈起校友会返校之事，洁儿饶有兴趣，因她幼时在康州住过近六年。老曾又谈起元宵节猜灯谜的中华传统，只可惜洁儿中文底子太差，这灯谜 lantern riddle 她没法玩。老曾心血来潮记起镜湖一例，想借此试试女婿的智商，遂对戴孚说：“Dave, This one may just play into your turf. The riddle is Mirror Lake, you need to come up with a two-word physics term that means just the opposite”。谁知话音刚落，戴孚对答：“Black Hole”。老曾惊喜之余，连声对曾嫂说：“真是后生可畏，洁儿的眼力不错呀！”

说起洁儿中文差，平时在家里国语方言简单的能说一些，复杂的就不行。洁儿学成出道后自己开个小本经营，雇一两个夥计帮忙。按以前中国讲成分，那就算小业主。生意还算可以，顾客不断。因中文不行，就在洋人多的地方营业。她虽已过而立之年，却仍是一付“亭爱洁”学生模样。那天来了个中国顾客，满口京腔，开口就问洁儿戴孚在哪儿。洁儿忙说，戴孚在家，这里我主事，有什么事问我就是。她出生南方，不谙北方话，纳闷这人怎么认识戴孚。日后为避免误会，她将长发剪短，故作老成。想必各位不难猜出洁儿的谋生之道。

这些年在海外定居，老曾倒是一家人团聚，就算孩子离家，也没远走高飞。七八十年代时就大不一样了。那时在国内，分居两地是很常见的现象。老曾与曾嫂是一个在江南雅称五金缺一的城市接受再教育，另一个在浦江边却也是家钢铁厂里炼红心。按今日交通发达的标准，两地相距不远。但那时也只能数月见面一次，聚少离多。78年恢复研究生招考，老曾报名一半是为了考张户口。说起户口，还真是个有数十年历史的老大难问题，而且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象。延至今日农民工进城，春运高峰等等，都起源于此。昔日有粮油关系及就业统配的关卡。如今则有子女上学及买房住房等钳制，如出一辙。户甲制应由社会学家来专门研讨，此不深究。

老曾78年考上沪(户)口与父母妻儿团圆，不到两年就被学校留校并选拔出国深造。这回又面临背井离乡的抉择。可这次却是自觉自愿的，自取其咎，不能怨人。那时国门初开，根本就没有家属陪读一说。但还是一个个争先恐后，毫无怨言。老方写了一段初抵康大24小时的故事，栩栩如生。曾某来康大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有所不同。以后专回禀告。

先说只身来到康州大学，远离故国亲人，思乡之情难以抑制。那时经济拮据，电话打不起，也无今日伊妹儿的便利。唯一与妻儿父母联络的方式便是那一纸万金的鸿雁书信。那时老曾每次家信一纸给曾嫂，一纸给父母。每回收到家信，也是把读再三，难以释手。但出国是自己选择的道路。在国内已获硕士，这回出国不拿到博士是无脸见江东父老的。所以心中知道这回出来时间是短不了的，再孤独再想家也要坚持到底。

曾嫂在国内那头，对老曾出国倒是义无反顾。夫妻团圆，花好月圆了两年，这回又是空守闺房，还遥遥无期呢。好在那时洁儿已在膝下，多少有个寄托。回忆那时之所以能熬过这些离恨恋苦的日子，还是靠心中对未来的憧憬在支撑。老曾在国内时就尝过分居两地之苦，此次只是二进宫，心理上有准备。在研究生宿舍同老美同学聊天，对方知道我等有家小远在天边，总是要说：It must be very difficult for you guys。这种状态对他们是无法想象，也是不能承受的，哪有我邦男儿如此襟怀不乱，坚忍不拔呢。他们岂知我华夏儿女经历过的艰辛困苦，这点儿女情长算得上什么！我们自古以来就有牛郎织女的故事。那七夕相会就是一年一度。老曾每每思念妻儿时，

就以秦少游的千古绝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自勉。古人都有如此这般境界，我辈难道就不能超脱这卿卿我我吗？秦少游的“鹊桥仙”意境超凡脱俗，为我最爱，特抄录如下，与学友们赏析。

### 鹊桥仙 秦观

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牛郎织女是一年一会。老曾八一年初赴美留学。过了两年教育部有精神，公费留学生出国两年后可给飞机票一张回国探亲。老曾这才于八三年回国探曾嫂见父母，两年一会。那时留学生回国，真可谓衣锦还乡，光宗耀祖。其时国内物质依旧匮乏，彩电冰箱洗衣机都算奢侈品。中国留学生在外省吃俭用，可回国时都能带上八大件，让街坊邻居羡慕不已。这样说来，我们这些留学生应该算在当时国民之中第一批进入小康生活的。那是三十年以前的事。风水轮转，不到二十年后神州大陆成为淘金之地，举世瞩目。这是我辈始料未及的，有机会再详谈。

三十年前老曾回国探亲，因值寒假，所以是相当短促。来去匆匆，佳期如梦。虽然家人团聚值得庆贺，但整个假期心情却好不起来。实因其时家父不幸身患绝症，已经住院数月。老曾在父亲病榻前禀报学业聆听教诲的情景三十年后仍历历在目。虽然心知这次见面是生离死别，但见父亲还不知疲倦地谈自己学术研究的计划，自己心里疼痛却不能流露于言表。因今年三月是先父逝世三十周年，书写回忆时这些往事如泉涌心。老曾八一年出国留学之前，父亲赠送一本“新英汉词典”，并在扉页题诗一首如下。

小儿赴美留学，诗以壮行  
偿我平生愿，乘空万里飞。  
鹏程终展翅，壮志定凌云。

勤奋休忘倦，辛劳切忌频。  
临风翘首望，早日庆功成。

一九八一年元月父母赠言

三十年来这本字典已多处翻破，补了又补，但仍然珍藏如宝。回美不到两月，就接到父亲辞世的噩耗。老曾想起父亲八二年夏结束应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邀请访问半年后来美参观游览，父子二人同游首都华盛顿时的情景。当时国内正值百废待兴之时。父亲虽在十年大革命中饱受精神肉体创伤，但他仍对未来满怀信心，踌躇满志地给曾儿谈起他的社科写作计划，同时嘱咐曾儿早日拿下学位。可惜他是壮志未酬身先死(享年六十八岁)，也未能见到曾儿的庆功之日。老曾远在天边，无法去为父亲送行，心中悲痛难以言状。只好关起门来恸声大哭一场，然后将悲痛藏于心底，擦干眼泪继续前行。

那次牛郎织女的两年一会之后，又是过了两年。到八五年初国家政策开放，允许留学生家属出国陪读。那年三月曾嫂先期来美团聚，八月底洁儿也抵达康州。至此全家终于在大洋彼岸再次团圆，不再经受离别的煎熬。这时中国同学的家属都陆续来美团聚和就读，还有不少孩子也来了。当时许多家庭都搬到“北林村”(Northwood Apartments)来住，那地方咱们中国人占的比例日见增多，我们的孩子们也玩在一起，真是人多势众了。再往后，我们的父母辈也来美看望子女。老曾母亲也来到康大，并分别参加了儿子媳妇的学位毕业典礼。在那庆功之日，我们一起向父亲在天之灵报捷，告慰他后辈在美终偿先父的“平生愿”。

说起家庭婚姻，我们这些夫妻都是同甘共苦多年。再往后，就更是相依为命，厮守到老了。这里老曾再讲个最近读到的一则新闻，与各位学友共赏，作为本回收尾。今年情人节，媒体报导本省婚姻最长的一对老夫妻。男的九十三岁，女的八十九岁。他俩结婚已有七十一年，为全省之最。记者采访这对长寿鸳鸯，问其感想。老太太说：我还真没想到我俩的婚姻是全省最长，总觉得还有更长久的。记者问她婚姻常驻的诀窍何在，老太太的答案是既简单又幽默：“Never go to bed angry”。这可是金玉良言，不可不听哪！



## 老曾随忆(之八) 老曾出国记

上回“天涯思亲人”发出后，收到数位学友的反馈和回应，对老曾颇有启迪。一位同龄段的学友将自己的相同经历与老曾分享，生动感人。人类的许多感情是互通的。但有些感受如不亲身经历，还不一定就能体会深刻。学友中年轻一些的，可能不如我们对三年困难时期粮油限量或是接受再教育等事有切身体验。老曾觉得此非坏事。时代在变，年轻一代比我们幸运，生得逢时，没有经历我们六七十年代度过的曲折。同样推理，我们这辈人与父母一代相比，又是幸运的了，没有像父辈那样经历改朝换代、历次运动再加十年大革命的磨炼和折难。生辰时运是不能选择的。人再聪明能干，生不逢时仍是难有作为。我们虽年轻时受些折腾，但赶上大革命十年后否极泰来，神州巨变，遂有出国留学的机会，也算我辈的造化。所以老曾本回就谈谈本人出国的故事。

现在回想起来，老曾六五年进京上大学，进的那间学校初创期是美国用清朝政府庚子赔款创办的“留美预备班”。七零年毕业，入工厂再教育八年。七八年考入沪江运输大学读研，八一年初正式赴美留学。这预备期长达十五年，不算短哪！十五年的磨炼也可称为考验期。下厂在炉火浓烟前的体力活算作“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欲求知却无处觅师则是“行拂乱其所为”。虽曲折迂回一十五年，最终修成正果。老曾不敢自诩肩负大任，也远不如父辈所受磨难之艰辛。只觉得与许多前辈和同辈人相比，自己仍算是赶上潮流的幸运儿。

言归正传。老曾被选中出国，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从英语九百句自修起家学的英语。在工厂上三班倒时跟着美国之音学九百句，音正腔园，不入歧途。见过国内不少英语教师一口“洋泾榭”，以讹传讹，误人子弟。进入研究班，老曾英语被编入甲班。再加有资深英语教师指导，英语程度突飞猛进，在甲班名列前茅。专业课目虽读得也可以，但六五年入大学只上了一年基础课，其余专业课都是自学。与科班出身的同学相比，自知底气不足。那时曾某的策略是扬长避短，不足之处则暗地里下功夫。

读研时国门初开，不少美国名校的教授应邀来华讲学。那年老曾就读的系里邀请麻省理工学院和宾州大学数名教授来讲课一周，这可是大事一桩，改革开放头一回。那时国内大部分师生的英语程度有限，故洋教授专业讲演得有懂专业的翻译方能胜任。系里教授讲师懂英语的有一大批，但要真刀真枪地实时翻译就不是闹着玩的了。再说人怕出名猪怕壮，有了教授讲师的头衔，万一搞不好出洋相多丢脸。于是乎就在这帮研究生中打主意。系领导找老曾谈话，说你业务英语都不错，敢不敢上啊。那时老曾一路自修考研成功，正是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答曰试试看吧。遂被派给麻省理工学院材料科学系系主任欧文教授作讲演翻译。讲演前将其大纲及论文生吞活剥地读两遍就匆匆上阵。一共三场。老曾把握一条，先意会，再言传。不求逐字逐句翻译精确，但求将对方意思理解后表达清楚。于是做到全场流畅，没有吞吞吐吐的尴尬场面。事后细细琢磨，破绽不少，但还算基本圆满，没有大错。完毕欧文教授称赞翻得很好。问其如何知道。他说是观察听众反映而得知。这间接求证法对老曾倒是别开生面。临行前欧文教授赠画册一本并题词：“To Z: For the wonderful job and for understanding me so well, W. Owen”。

这演讲翻译一关通过，为留校及日后出国打下了基础。硕士第二年下半年学校就选拔一批研究生，匆匆将硕士论文做完留校，然后就参加强化英语训练做留学准备。老曾也在其列。当时校方虽没有钱送这批人出国留学，但采取积极与国外联系争取奖学金，搞成一个送一个。八零年春，美国康州政府为赶潮流与中国发展友好关系，由康州经济发展部长率队带一个代表团访华。为示诚意，由康州工商协会提供一份奖学金，用于在康州大学研究生院学习一年。这份奖学金层层下达，最后在六月间落在老曾头上。于是就开始办出国手续。康州政府本意是要学生秋季入学，督促康大从速办理。康大研究生院的表格文书一并寄来，填完寄回。康大IMS (Institute of Materials Science) 欣然批准接受，前后不到两月那头就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可是这头的东风，却是姗姗来迟，整整搞了半年多才成行。现在回头看，可以说是好事多磨。那沪江运输大学以船舶设计闻名，故属教育部和六机部（管军工造船）双重领导。审批手续也需双管齐下，少一边都不行。先是去北京参加教育部出国人员集训，领会外事精神。现在大都忘得一干二净，只记得两句话：“外事无小事，事事要请示”。教育部这头去了，还得去六机部。那边到底是军工部门，严肃有余活泼不足，表格问答填好，没讲几句就撂话说回去等待吧。老曾琢磨这军工部门审批难道

还搞政审查三代不成？老曾可是连一代都经不起查的。但这是十年大革命之后了嘛，不至于吧。眼看这秋季入学期限已到，赶不上了。只好给康大写信要求延期入学。那边倒干脆，国际学生办公室的Dr. Knapp回信：秋季不行就春季入学吧。

教育部是管办护照签证。六机部是派出部门，最终的飞机票归它管，是财神爷。这两部是缺一不可。国内的事是主子越多越难办。老曾这回是一仆二主，两面都得烧高香求帮忙。秋季开学一转眼又过了两个月了，可出国审批却渺无音信，真是令人心急火燎。在学校里来回找人“通路子”打听消息。其实托来托去都是白费时间，根本不得其门而入。国内在人事方面历来是黑箱操作，老百姓哪里知道底细。就连学校管外事的部门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每次去问，总是说耐心等待。眼看快到八零年底了，老曾出国之事仍无实质进展，心想已经耽误了秋季一学期了，再要误了春季那不就坏大事了嘛。最后没法只好硬着头皮找副校长谈，说这康州政府如此好意给了奖学金，我们怎么连个研究生都派不出，不好意思吧。副校长觉得说得也在理，就让学校相关部门向两部催促。当时校方虽左右不了部级机关，但思想倒是挺解放。年底之前，校方听两部回音曾某出国一案快要有结果了，就决定让老曾过了阳历年就带着行李进京，直接到两部坐等，直到手续办好出国为止。回想起来，校方当时下这个决心倒是不简单。真可谓破釜沉舟，如箭上弓弩势在必发了。

八一年元旦刚过，老曾告别父母妻儿，打点行装再次进京。半年来出国之事折腾得焦头烂额，急不可待了。这次奉校领导指令，不办完出国手续就不回来。其实办成手续（短期）也不会回来了。虽仍是忐忑不安，但决心已下，赴京时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感觉了。来到京城，还住教育部出国人员培训部，设在西北郊矿业学院。教育部和六机部则在西城区，进城上访两部相当远。老曾分别到两部求爷爷告奶奶似地拜托，恳求帮忙一定在元月十五前放行，方能赶上康大春季开学。两部衙门的办事人员一是官腔十足，二是这类事见多了根本无动于衷。你急他不急。教育部这边收了护照及康大录取文件，送美国使馆办签证。六机部那边审批通过，但仍要等财会部门批准出国经费用于机票。结果还是教育部那边更慢。这一等又到了康大春季开学时间，把个老曾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这东风总算吹过玉门关了。那天傍晚教育部给矿业学院来电话，告诉老曾护照签证办好了。明日上午会有人送到矿院。老曾闻之精神大振。那时不少出国人员在那儿等护照签证。每天总是几人欢喜几人愁。次日等拿到护照和证明公函已经是十点半了，赶紧搭公共汽车从西北郊赶到六机部去拿公款支票。到达时已过晌午，办事人员去吃午饭了。老曾只好在那儿死等，不敢挪动半步怕延误时机。谢天谢地那人一点多钟回来上班了。赶忙说明护照签证已办好，就等钱买飞机票了。这时康大春季已经开学，老曾决定就买明天的机票立即启程。等六机部支票办妥，已近下午两点。马上再搭车去东城区中国民航售票处。到那儿幸有熟人，递上支票就买明天飞纽约转华盛顿的飞机票。到康州怎么要飞华盛顿呢？因为早期每个公费留学生都必须先到华盛顿中国大使馆报到，无一例外。等到飞机票拿到手，已经是下午三点三刻。

此时老曾出国算万事俱备了，但还是欠缺那么一丁点。猜猜是什么？身上没美金。那时公派留学生访问学者出国前教育部每人发三百美元。要是不跑六机部，那天就有足够时间去教育部领这关饷。拿到飞机票，老曾立即给教育部出国人事处刘某打电话，说明要从东城区赶回西单教育部来领钱。刘管事说：你从民航售票处赶到这儿还要换两路车，少说也要五十分钟。我们四点半就下班，你赶不上了。老曾急了，说：那我是明天飞机，身无分文就去美国，怎么能行呢？刘管事答：这赖谁呢？你这么急明天就动身。老曾说：你是知道的，学校已经开学我这是十万火急哪。管事胸有成竹地说：明儿一早矿院就有车送你们去首都机场，你就跟着走。上了飞机到纽约再转机，那班机去华盛顿的人多着呢。你跟着大夥儿走，错不了。到了华盛顿，大使馆有车接，不用着急。这一路不用你掏钱。我会通知使馆，你那三百美元由使馆发给你。事到如此，老曾也别无它策，只好认了。事情该办的都办了，没办的也办不成了。这时才感觉饥肠辘辘，一天忙得连午饭都没吃。半年多几番折腾，出国一事总算水落石出了。回矿院之前找了家饭馆，独自点了两菜一汤，饱餐一顿给自己饯行壮胆。晚上给父母曾嫂寄上一封告别信，就等着第二天走出国门，离别这生活了三十三年的故土了。

次日早晨打点行装，搭车到北京机场。民航飞机准点起飞。飞机上大都是中国同胞，不少是留学生访问学者和代表团的。第一次乘国际航班，长途跋涉十几小时却毫无倦意。飞机抵达纽约肯尼迪机场机轮着地时，机舱里响起一片鼓掌声，老曾好生

奇怪。只见众情欢悦，莫非是为终抵大洋彼岸而庆幸？这种场面直到九一一事件之后才又见到，那是乘客们因未遇恐怖份子劫机而庆幸。下民航转机，只见两个官员模样的招呼大家去华盛顿这边走。老曾赶快按刘管事的叮嘱“跟着走”，生怕机场人多杂乱走散了不好办。转机到了华盛顿机场，同样跟着这两位去拿行李。拿好出来还是跟着走。出机场大门已经有大车等着。听司机同他们打招呼才知两位是大使馆官员。老曾就这么跟着他们一路走到了大使馆。三十多年后回想初出国门时的狼狈窘相，感慨万千，作打油诗一首以志备忘。

正果修成十五载，  
身无分文赴美洲。  
异乡陌路跟着走，  
顺抵华府启新筹。

住进大使馆，一直过了三天才离开。一是留学生处官员给新来者讲述规则须知等等。二是使馆帮每人办去所在学校的机票也要费时。老曾这头，使馆订好第三天早晨去康州的机票，并同康州工商协会电话联系接应，最后再借款三百美元，待领到奖学金后如数归还。三天之后，从华盛顿飞哈特福德机场，有工商协会人员接机，开车一路送到向往已久的康州大学。到达这天春季学期开学已过一周。先到国际学生办公室见负责人Dr. Knapp，一位慈祥可亲的老先生。Dr. Knapp说等你良久，来了就好。在Dr. Knapp那里简单填写表格，他告知已在研究生宿舍安排好房间，并与系主任定好次日上午在IMS见面。然后他就打电话给康大首批中国留学生马兴，让他带我去研究生宿舍。马兴热情帮老曾将行李送到宿舍房间。他来自北京师范大学英语系。北师大是与康大建立姐妹学校关系的第一所中国大学。那晚马兴还留我在他房间里吃晚饭，并见到北师大同期来康大留学的臧君虹，贾丽玲等同学。他们都分别在历史系或人类学系读硕士。第二天到系里与系主任 Philip Clapp教授见面。Clapp教授欣然同意作老曾的导师，并立即帮助选好本期课程，办注册入学手续。从此开始，老曾的留学生活进入新篇章。康州工商协会的奖学金扣除学费后分两期赠给，落实了第一年经济来源。从第二年起，导师Clapp教授给予RA资助，使老曾能专心攻读直至博士毕业。

康州工商协会的奖学金是康州政府的外交筹码。留学生抵达康州，此举算是成功。要为此事划上句号，康州经济发展部长在八一年二月安排康州州长William O'Neill在议会大厦州长办公室接见中国留学生，经济发展部长和工商协会负责人陪同在场。老曾和导师Clapp教授一同到哈特福德参加接见，有相片为证。(因文件较大，附件另发)。当时还有媒体采访，问及抵校印象感想云云。据说Hartford Courant报有专文报导，从未去考证过。老曾经历了十年大革命，对政治运作兴趣淡泊，故在康大期间从未有拉大旗作虎皮之念，几乎没跟同学谈起过此事。自知是幸运儿，撞上了这个机会，便成了政坛新闻的一名过河小卒。这段经历鲜为人知，但如今已步入夕阳期，与世无争，才作为回忆记录下来与学友分享，算是对历史有所交代。饮水思源。老曾对成长过程中提携栽培自己的人们是永志不忘的，包括母校研习班的老师们，康大导师Clapp教授以及提供第一年奖学金的康州工商协会副会长。难忘的还有教育部刘管事，感谢他出国前夕指点迷津，一路到华盛顿都照他说的，跟着走没花一美元，真对他的锦囊妙计佩服得五体投地。

老曾随忆 (之八) 附件:



八一年二月，康州州长William O'Neill  
在议会大厦州长办公室接见中国留学生曾在康摄影留念，并赠送康州风景画册一本。  
老曾立于正中，左边是Clapp教授，右边是州长O'Neill。

## 老曾随忆 (之九) 驾车历险记

在“初时食行难”一回中谈到，大陆留美同学初来时经济拮据，与汽车无缘。所以在购物和外出行动诸多方面的艰难和不便是我们每个大陆同胞来美初期都经历过的。当时康大有不少台湾香港留学生有车，其中有些同学出于“本是同根生”的心理，确实给大陆同学提供过不少方便。他们有时周末开车去超市购物会邀上我们同行。但毕竟彼此背景不同，加上人皆有之的自尊心，老曾还是尽量不去麻烦人家，仅偶尔搭搭便车。于是就有了例行常规的“四角地”之行。

我们研究生刚来时绝大多数都住研究生宿舍。虽然它地处校园中心很方便，但房间很小。书桌和两用沙发兼卧床就占去一大半，剩下的活动空间很有限。中国留学生大都自己做饭，宿舍里面不允许，就只能到公用的Lounge去做，十分不便。再加研究生宿舍的费用相当贵，于是到八二年秋我们就决定搬到校外去住。从校园西边小山顶学生宿舍大楼区 (Hilltop Residence Halls) 翻过山坡下去，是一片叫 Cheney Drive的私人柏文小区，有十几栋公寓小房。每个单元是一室一厅格局，适宜已婚小家庭居住，但也可一人或两人合租。于是老曾与物理系留学生杨德平(八一年秋入学)两人合计后搬进了那里的一间单元，一人住卧室，一人住客厅。比起研究生宿舍，面积大多了，还省钱。不仅安静宽敞，还有自己的厨房。不久以后，秦斌和赵国权也合伙搬过来租了另一个单元，成了我们的邻居。住进校外的公寓虽有很多优点，但最大的问题还是买菜困难。从“四角地”采购回来，就得提着大小包翻过小山坡才能到家，无疑又增添了一层辛劳。到Cheney Drive是有公路的，但更远，没车是根本不可能的。

到八三年夏天德平回国探亲返美之后，我们的谈论中心就成了如何摆脱无车的困境。那时我们都不富裕，一个人买车经济承受力不够。大陆同学在异国相聚，相互帮助，同甘共苦，不分彼此。于是在如何买车上，较快达成了“互助协力，一同买车”的共识。那时住在Cheney Drive有一位台湾女留学生梁淑珍，开一辆73年Nissan Datsun Sedan手动车。她人很热心，平时常为我们大陆同学提供交通方便。那年暑假结束时



她要毕业，知道我们没车但想学车，就说愿意将她的车子廉价卖给我们。这真是天赐良机了。我们很快就下决心，由老曾，德平和秦斌三人“合资”将梁淑珍的旧车买下来。梁说她的车还有点问题要修，只要了我们两百美元。我们再花了一百元修理，共用了三百美元买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第一辆车！手动车比流行的自动车难开，因此梁淑珍，还有自费留学生虞旅新，都化了时间教我们驾车的基本要领。我们几个互教互学，勤奋苦练两个多月，先后考下了驾驶执照。终于能够驾驶我们自己的汽车，哪怕是旧车，那种激动兴奋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真有点像当年贫下中农“翻身得耕田”的感觉啊。

有了汽车，外出买菜购物就方便多了。我们慢慢开始上高速公路，到稍远些的城镇如Vernon和Manchester去逛商场或看电影。我们开车的第一次远征是去波士顿。那是八三年深秋初冬之际，同行的有我们一车三主再加杨新萍(就读康大法学院)。老曾有个堂叔名凯成，届时正在麻省威斯理(Wellesley)的Babson College(以企业管理著称)作短期访问。凯叔与新萍国内时曾在大连工学院工商管理系同过学，新萍与我们同行借此机会与老同学聚会。所以我们从Storrs出发的第一站就是波士顿附近的Wellesley。一路不停仅一小时多便抵达Wellesley，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开这么久，一路顺风，大家都挺兴奋。与凯叔见面，参观了学校并在凯叔住处午餐。其实Wellesley镇最有名的应属威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我们还特地开车顺便去威斯理学院走马观花。该院是美国著名的私立女校，素以培养女性领袖著称。美国历史上仅有的三名女国务卿，就有两名出自威斯理学院：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 1969)和欧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 1959)。宋美龄夫人也是威斯理学院的毕业生(1917)，在校时主攻英语和哲学。1943年宋成为历史上第一位中国人，也是美国史上第二位妇女，在美国国会大厦同时向两院发表演说，争取美国朝野支持中国抗日战争，功绩彰显。

参观威斯理完毕，我们五人一车驶入波士顿市区。波士顿是美国著名的文化古城。它不仅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这样世界第一流大学，还有保持了新英格兰历史传统的文物和市容。因为这次是自己开车来，我们方便地驶过查尔斯河，参观了哈佛大学的校园。老曾访问波士顿多次，但几十年之后，仍对一个不十分瞩目的地方印象深刻，难以忘怀。波士顿有个游览景点叫Prudential

Center，包括波士顿最高建筑之一的Prudential Tower (普慎大厦)。摩天大楼并不特别，印象平淡。真正对老曾产生震撼效应的是普慎大厦里大厅墙壁上的一行字。记得第一次康大组织学生去波士顿一日游，大巴士把我们带到普慎中心。进入普慎大厦，底楼大厅正面黑色大理石墙壁上方镶嵌着一行金色大字：“THE FUTURE BELONGS TO THOSE WHO PREPARE FOR IT”。这简单的一行字把老曾吸引住，抬头目不转睛地瞻仰，字句在心中久久共鸣。想起自己十五年修炼的过程，不正是应验了这句话吗？回想自己同辈中多少朋友经十年大革命颠簸后心灰意冷而蹉跎岁月。当年若不是迷茫中仍有一丝祈望支撑着老曾自强不息，当未来展现出新机时自己岂不也会错过历史留给我们这代人的末班船吗？虽然普慎的背景是保险公司，也可以将这句话解释成未雨绸缪的商业用意。但它在老曾心中产生强烈共鸣，成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我们一行游完波士顿几个景点，最后到达中国城，将车停在一条可泊车的小街边上。难得游中国城，少不了到中国超市买些菜蔬干货，最后再到一间中国餐馆吃晚饭。高高兴兴吃完晚饭出来，回到车子跟前才知道大事不妙。只见我们的汽车引擎被发动了腾腾作响。再把车门打开，车钥匙的锁芯被人用力撬坏，汽车钥匙都没法工作。虽听说过美国汽车偷盗案多，可这是我们头一回出远门就碰上倒霉运。心中的晦气就甭提了。这一街上泊的车一辆接一辆，就数我们的车最破，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车钥匙不管用了怎么回家呢？我们正手足无措时，凯叔说他认识一个朋友就住在离中国城不远处，此人在波士顿长大，熟门熟路，可试试请他帮忙。凯叔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善于交际，每到一地总是广交朋友。不一会儿凯叔就把这位朋友请来，是位很热心的ABC，土生土长。我们问他这小偷怎么就专找破车来偷呢？他答道：This is a street punk looking for a joy ride。这话翻成中文就是：这是街头小混混想找个逍遥游呢。估计我们的破车容易折腾，这小子轻而易举搞开车门，撬坏了钥匙座再设法将引擎打响。正要逍遥游时周围有动静，把他给吓跑了。这么说我们又是不幸之中大幸了，要不还真不知哪儿去找车呢！凯叔这朋友还真有能耐，给我们想了个不用钥匙关启引擎的妙方。他从家里找来一把尖嘴钳，将其伸进撬坏的钥匙孔里，夹住锁芯一转就能控制引擎，关启自如了。多亏这位好心朋友雪中送炭，帮助我们顺利返回康大校园。这第一次远征虽有波折，但有惊无险，可算善始善终。

我们初征波士顿成功以后，开车远行的兴趣骤然上升。八三年底圣诞节前学校放寒假，我们心血来潮决定租车到佛罗里达迪斯尼去玩一次。那次同行五人，我们破车三主再加刘林和邓要兵。租的车新，开起来特过瘾，比起我们的破车真有天壤之别。从康州入纽约沿着95号州际公路一路南下一千二百多英里，势如破竹，中间在北卡州夜息，两天内到达佛罗里达奥兰多。那时是头一回体会到高速公路的便捷，赞叹不已。我等五人在迪斯尼世界度过圣诞节前后几天，周游了魔幻王国 (Magic Kingdom) 和82年新开的未来世界 (EPCOT)。然后还参观了Cape Canaveral的肯尼迪宇航发射中心和Tampa的不息公园 (Busch Gardens)。那一周多的长途跋涉我们白天紧张游玩或开车，晚上在汽车旅馆五人挤进一间房间倒头酣睡。那时我们不富裕，但玩得很尽兴，应了一句上海话：“穷白相”（穷玩儿）。

回到康大，还是开我们的旧车。可谁能料到我们Nissan Datson寿终正寝之日已经屈指可数了。这破车历险的滑铁卢之旅对我们每个亲身经历的人都是难以忘却的，曾某作为驾车人则更是刻骨铭心。因事发已近三十年，为能如实记载历史，下笔之前与每个当事校友交换了回忆，对有关细节作了必要的推敲。三十年沧桑对每个人的记忆都有不定程度的磨损，各人回忆不尽相同。以下是综合大家提供的素材，整理出来比较逼真的追述。在此再次对四位作贡献的校友深表谢意。

这事发生在八四年早春二月，记得是个较暖和的周末。我们一行五人，破车三主再加赵国权和王彦森一起去纽约旅行。看官想必注意到一个规律，我们每次出车总是满员，绝无空载。秦斌国权八二年夏来康大，快到两年回国探亲的时间了，准备到纽约去采购回国物品。老曾德平回过国了，无此急需，大概是开车上瘾，不溜溜车憋得慌。几次开车路过纽约，但开车进纽约城还是第一回。彦森去年刚来美，进纽约城机会难得，年轻人闲不住嘛。五人高高兴兴一起进了纽约曼哈顿，来到那些卖廉价电器物品的商店。那时哪舍得花钱进停车场，每次都是将车停在路边，由老曾或德平轮换坐在车里，以防交警来罚票。等大家都回来了，再开到下一个目标，这样一连去了好几个商店。时间过得很快，冬天日短，转眼就天黑了。记得我们出纽约城又找了个地方吃晚饭，再上路打道回府已是晚上七八点钟。那时遇上开夜车，老曾总是驾驶，是去佛罗里达时练就的本事。德平认路特灵，他看图看路指方向。上了95号公路过

New Rochelle 交过买路钱以后，我们全速前进。往前开不久，车子遇上一个大路坑 (pit hole)。只听得车前盖下一声巨响，我们的车还在继续前行，但突然发现油门踩不动了。我们只好马上在下一个出口下来，那条路名字挺特别，叫Mamaroneck Ave。当时初会开车，对修车仍一窍不通，不懂为何这油门会踩不动。幸亏我们参加了AAA，于是就打电话求援。

过了大约半小时，AAA的路途服务车赶到了。服务人员检查了我们的车，告知在高速行驶遇上大路坑剧烈颠簸时，不仅将汽车电池挪了位，而且把加速油门的连接钢缆(Cable)搞断了，所以油门不工作。他把电池重新定位装紧，并说这油门控制得去汽车行修理。他还告诉我们如果就用这一档低速开，可将油门调到最大，并示范我们如何调节，于是便同我们告别。那时是晚上且是周末，上车行谈何容易。我们五条汉子被困在纽约城郊外，哪能站着干等呢。我们说这车好歹能开，就是无法变档加速，那再慢我们也可以往家走嘛。商量决定我们是只有回家一条路，慢慢挪也总能挪回家。于是就将油门调到最大，用一档 (Idle Speed) 最大的速度开始了我们回康州的艰难旅程。这真是应了当年焦裕禄的名言：“小车不倒只管推”。

我们重新返回95号公路，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了。还是老曾驾驶，德平指路。用慢档的最大速度开可达时速20英里。因是在高速公路上，这情形很快就被警车发现。警察闻知原委后告诉我们这么低速不许在高速公路上开，命令我们下高速在小公路上开。于是我们选择在同95号公路平行的一号公路往纽海文 (New Haven) 行进。一号公路是早期修建的重要公路干线，穿越途中每个城镇的主要街道，所以一路上很多红绿灯。我们行进的速度自然就更慢了。在缓慢行进中，我们发现了一个小窍门，可以适当地增加点速度。因为是手动车，在走下坡时踩下离合器放松车闸，靠车子的惯性可增加到时速30英里。这样能稍稍增快些速度。就这样我们艰难行进了四个多小时，渐渐开到纽海文地区。折腾了一天下来，大家都很疲劳。因那天比较暖和，再加车上五个人，车内的温度较高。坐在后排的国权秦斌和彦森都已昏昏入睡。我和德平一个开车一个看路，虽然疲倦但还清醒，不断地交谈。注定我们陷入滑铁卢的因素是那天纽海文地区的天气。过了半夜以后，纽海文地区开始起雾，雾幕逐渐增浓，能见度降低，路灯也很昏暗。进入纽海文，一号公路就是在城里的街道上开。这时

已是半夜两点多钟，街上几乎没有车辆和行人。德平记得，我们正行驶在一段下小坡的路上，自然又是松闸滑坡。谁知这段街道在修路，我们定是因浓雾没看到改道 (Detour) 的标记。说时迟那时快，我们毫无意识地已将车子开到了封路的尽头，一股脑儿撞上了横在路中间一排一米左右高的水泥路障。只听一声巨响，车子嘎然骤停。

出事之时，我在驾驶，整个胸部猛撞在方向盘上。德平看路坐前排右座，因未系安全带，整个身子往前冲，前额将挡风玻璃撞碎。当时他正想跟我说话，突如其来的事故使他紧咬下嘴唇，致使嘴唇咬破。后排的三位从睡梦中惊醒，头部和腿部重重地撞在前排座椅上，但并无大碍。记得当时我没有外伤，只觉得胸部疼痛。德平和秦斌几十年后还记得汽车方向盘都被我的冲击力撞歪变形。德平的外伤较重，额部出血，嘴唇更是流血不止。我俩神志都还清醒，只是被这飞来横祸惊呆了。车子的前部当然撞得严重损坏。他们后排三人首先打开车门跑出来。据国权回忆，撞车的巨响惊动了路边的居民区。好几家打开门在远处观望我们，依稀看得出是些黑人青年。他们只是默默地看着我们，既没有说话也没有伸出救援之手。年龄最小的彦森被这突如其来的事故吓得不知所措，浑身颤抖。国权秦斌见我和德平在前排受伤，第一反应是马上找人救我们。他们看见远处有一建筑物亮着灯，赶紧直奔过去。那屋子里有人值班，原来正是纽海文地区的警察局办公处，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他俩将事情原委说明后，值班人员来到出事地点看了现场，我们方知这里修路改道，糊里糊涂开进了死胡同。

警察局人员让我们回到办公室。因德平头部伤口流血，先做了些清理止血，然后他们打电话给耶鲁纽海文医院派救护车来，将德平送去急诊室治疗。在救护车去医院途中，救护人员不停地跟德平讲话以确定他受伤后神志仍清醒。进了医院急诊室后，医生为德平前额作了清理，将玻璃碎屑搞出来并贴上纱布。医生还为他在嘴唇破裂处缝了几针。医院在处理完德平伤口后又用救护车将他送回警察局。我们的破车因严重受创，已不值得再修。警察局同意找拖车公司把车子送去废车场。与此同时，纽海文警察局人员帮助我们给康大中国同学会负责人打电话，找人开车来营救我们。几十年过去了，我们都记不清当时在校的同学是怎样帮助我们联络，最后找到龙吟夏学友开了他的车来到纽海文。我的模糊印象中总记得赵海青为此事出了力。我们当时与吟夏学友不熟，真是难为他开一个多小时的车赶到纽海文来搭救我们。彦森还记得他开

的是一辆红色的雪佛莱。我们五个落难的弟兄连他司机六个人挤在一个车里，终于在那天下午回到了康大。从离开纽约城至回到家，总共折腾了十六，七个小时。车子是彻底报废了，但幸运的是除了德平面部受了些外伤，其余几人都安然无恙。

这次开车事故发生在刚学会开车不到半年，教训惨重，刻骨铭心。因出事时震惊太大，对出事后的种种细节居然记忆淡忘。多亏同行学友帮助回忆，才能将当时经历还原叙述如上。再次向各位致谢。尤其要感谢的是吟夏学友，在我们落难时毫不犹豫地伸出救援之手，确实难能可贵。几十年来对这次事故总不愿多想，甚至连细节都从未给曾嫂讲过。这大概是人之常情，怯于正视自己的失败和缺陷。自从开始撰写随记，促使自己反复回想在康大这些年难忘的经历，觉得初学驾车的这段历险记，实在是不能不写。如果就汲取教训而言，都是些很通俗易懂的道理。如开车必需系安全带，我们自己车祸流血的教训就是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再如夜晚车行陌生道路是开车的大忌。自己虽然夜间开高速公路无数次，但未走过的地区小路是需尽量避免夜行的。另一教训相信很多人都有体会，买旧车还不能太抠门。过份破旧的车买了是自找麻烦。我们当年实在是穷，三百美金买车起步。三人用它学会开车就够本了。但我们哪象梁淑珍只在学校附近开车购物。车子到了我们手中就是要用至极限，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些道理是温故知新，容易想清楚的。

回顾那次车祸历险的过程，老曾也有几件事是越想越糊涂的。此处仅举一例，向各位学友请教答案。我是始终记不起出事当时自己是否系了安全带。德平秦斌都清楚记得我胸部撞在方向盘上致使方向盘撞歪变形，他们还担心我是否会有内伤，幸而无恙。如果系了安全带，哪来那么大的冲力将方向盘扭弯？如果没系安全带，冲力当然够大，居然没受内伤，怎么解释呢？是冥冥中受到了无形的保佑，还是早已练就了一身钢筋铁骨？莫非是老曾再教育那些年在钢铁厂的烈火浓烟前修炼成果？记起年幼时读过描写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著名苏联小说“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仿佛真有“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感觉了。人生中不少事情大概是无法解释和深究的，不知各位看官有何高见。

附上本文相关的相片五张。可惜我们的滑铁卢之旅未留下任何影迹。

图一：波士顿一行四人和我们的旧车(这是唯一能找到我们Nissan Datson的照片)



图二：我们在凯叔住处共进午餐



图三：73年Nissan Datson汽车全貌(德平收集)



图四：在波士顿普慎大厦(背景高楼)前留影，此行估计是84年夏。





图五：我们一行在佛罗里达迪斯尼合影



## 老曾随忆(之十) 思多盛会记

诸位康大校友：

七月初与众学友在Storrs(“思多”)一聚，了结了我多年的宿愿。旧友重逢，熟悉的是往日的音容笑貌，陌生的是新添的鬓发秋霜。两天里聚会聚餐一场接一场，但总还是觉得时间太仓促，交谈得不尽兴。好在这次是个开头，来日方长，机会不会少的。重要的是我们大家又重新联系上了。

思多聚会之后，我们与秦斌白沁三家七人在波士顿乘游轮赴加拿大东北沿海周游六日。大家有充裕的时间交谈叙旧。部分相片已由秦斌上载到同一网站。周游途中，有感于思多盛会，兴起做小诗一首如下。

康大返校有感

阔别故地廿二载，  
流连梦断难释怀。  
相约今夏重聚首，  
翘望思多急难待。

昔日别时风华在，  
今朝重逢鬓发白。  
旧友同步镜湖畔，  
笑谈往事皱颜开。

十四日晚回多伦多后读众学友盛赞思多聚会的伊妹儿，感慨良多。尤见培民兄一词气势不凡，令人佩服不已。我对词牌是外行，从未试过。这回培民改编天仙子，别开生面，颇有创意，使我大开眼界。本人凡事有兴趣，就愿意学习。遂有念头要为培民兄凑凑兴，也来“闲谑”一番。不过因公务私事多有打搅，拖延数日。今日周末方才得闲完成。因是初试，不敢越轨，步元代张养浩的“水仙子”-

咏江南”，作一首“水仙子 - 咏思多”。思多是我在美十年学习工作所住旧地，赴加廿二年仍时常梦回。请各位笑纳，培民斧正。

水仙子 - 咏思多

十年窗寒勤耕拓，  
廿载途遥免蹉跎，  
猛回首方知韶华过。  
魂牵连镜湖波，  
梦萦绕北林住所。  
众学友天边至，  
齐携手旧径索。  
爱煞思多。

注一：镜湖为康大校园一景。

注二：北林(Northwood Apartments)其时是康大已婚研究生宿舍。

(聚会回顾此略。)

期盼诸位学友身体保重，后会有期。

余振中

2013年7月27日

[附注]

校友聚会之后，七月十日培民学友给众学友寄上新词一首，表达久别重逢之感慨，录载如下。

### 改编天仙子

负笈跨海空兜，少年转眼白头。  
隔雾看花瓣同俦。  
记否，记否，破车一驾下佛州。

当年碎事闲谄，化为笑语风流。  
历尽沧桑童趣留。  
何愁，何愁，相约天际再同游！

2013年7月6-

7日在康州Storrs与八九十年代在UConn的中国学友聚会，喜见诸多当年一起渡过难忘的留学岁月的故旧，感慨系之，以〈天仙子〉为本略加改动作词一首以纪，并籍此以谢筹办此盛会的诸君。“空兜”指当时的留学生皆以如洗空囊来到美国。许多当年的友谊就是大家以节俭为乐、相互扶持而结成的。“破车下佛州”指老余等五大侠驾驶康大中国留学生第一辆自己的汽车长驱佛罗里达，最后车毁人全以归的壮举，以此代表许多值得回忆的往事。

倪培民